

# 殖民地开展体育运动的文化入侵和文化认同

## ——以日据时期台湾登山运动为例

杨雄<sup>1</sup>, 曹立<sup>1</sup>, 叶佳梅<sup>2</sup>

(1. 厦门大学体育教学部, 福建 厦门 361005; 2. 福建安岩溪中心小学, 福建 泰安 363902)

**摘要:**为了研究日治时期在台湾开展登山运动,是如何利用体育运动实现文化的渗透和侵蚀,达到身体统治和精神统治的双重效果,最终实现殖民统治的目的。采用文献资料法、逻辑分析法、实地调查法对日治时期在台湾开展的登山运动深入剖析。研究结果表明:体育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文化符号,被殖民者加以利用成为其实现文化同化、达到长期殖民统治的手段。深刻揭示了殖民掠夺者借助体育强身健体的外衣,巧妙掩盖文化侵略的险恶野心。告知和警示一部分人只认为:日据时期殖民者对台湾体育发展的益处,而忽视殖民入侵者开展体育运动的背后是为了达到文化统治的目的。

**关键词:**体育运动;休闲;宗教;文化同化

中图分类号:G81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413(2015)05-0040-05

### Research in Culture Assimilation and Identity of the Sports Developed in Colony ——Take “Mountaineering during the Period of Japanese Occupation” as an Example

YANG Xiong, CAO Li

(P. E. Department of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China)

**Abstract:** We took mountaineering during the period of Japanese occupation as an example, exploring how the mountaineering achieved the infiltration and erosion of culture, attained the dual effect of body and spirit arousing, and eventually achieved the goal of colonial rule. The research used literature data, logical analysis and field investigation methods. The conclusion shows sports, which is a kind of culture symbol indicating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is accepted by people from pole to pole. The colonizers aim to achieve culture identity through the sports and eventually achieve the goal of colonial rule. It reminded us not to ignore their final purpose and only to perceive the benefit they brought to Taiwan.

**Key words:** sports leisure; religion; culture assimilation

1415年,葡萄牙人在北非摩洛哥建立世界上第一个殖民据点,揭开了近代殖民主义时代。接踵而来的西班牙、法国、英国、荷兰、丹麦、瑞典等国家也开始了全球性的殖民活动。殖民者不仅对殖民地进行残酷的经济剥削、政治统治,还以其自以为优越的“文化”对殖民地逐步渗透,以期被殖民者接受,认同其文化,最终达到殖民地精神统治的目的。因此,殖民地产生了一种奇特的文化发展模式。一方面殖民者极力打压本土文化的发展,另一方面不断探索适应本土文化,并植入所谓的“新文化”。在这个过程中本土文化与殖民者的文化发生激烈的碰撞与融合,体育运动被殖民者恰当的运用到殖民地文化渗透的过

程中,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此基础上笔者提出:以体育活动为媒介的文化渗透,指的是一种有利于殖民统治而开展的体育运动,实现对殖民地人民身体统治和精神统治的双重目的,以身体活动促进文化渗透,以精神动员实现文化认同,最终达到殖民精神统治的目的。

1895年甲午中日战争以清政府失败告终,日本成功攫取台湾成为其殖民地。为了实现对台湾的殖民统治,文化同化便成为日本统治台湾的先行者。体育运动作为文化符号被日本利用,对台湾人民进行文化渗透,进而实现文化认同。其中日本从西方引进的登山运动在全台广泛的开展,便是其实现文化渗透和

认同的一种重要方式。登山运动在台湾的开展不是一种纯粹的运动休闲现象,而是应对两种文化碰撞的复杂的政治手段。本文以日据时期台湾登山运动的发展为例,研究殖民文化的演变,希望从休闲体育视角出发,研究殖民者与被殖民者在宰割和反宰割斗争中的关系,为我国体育史以及殖民史带来新的启示。

## 1 殖民者的价值观

1415年,葡萄牙人建立世界上第一个殖民据点,揭开了近代殖民主义时代,在欧洲工业革命的刺激下,哥伦布开启了美洲航线,殖民入侵进入高潮。在殖民者心中,欧洲是世界的中心,其他地域均是未被“文明”的地方,需要通过殖民统治走进“文明”。殖民主义国家通常会控制殖民地的自然资源,人力和市场,通过对殖民地不断的剥削掠夺以实现本国的资本积累,同时亦会强加自己的文化、宗教和语言在被征服的民族和国家身上以期永久占有,并被殖民者所接受。因此在殖民者的价值观中,奉行先到先得,先占先有的征服行为。

## 2 登山运动的文化内涵

### 2.1 登山运动简介

登山(mountaineering):指在特定要求下,运动员徒手或使用专门装备,从低海拔地区向高海拔山峰进行攀登的一项体育活动。人与山的关系可以追溯到远古,在处于对地理科学等知识急剧欠缺的年代,山岳被古人尊为神圣的地方,认为山中居住着魔鬼和神仙。因此,那时的登山活动,其目的并不在于登山本身的体育内涵,而是为了达到敬畏神明宗教活动。1786年法国人成功登上阿尔卑斯山顶,开创近代登山运动。此时的登山运动逐步脱离以宗教信仰为主体的表象,回归到体育的范畴。但是在日本这两种属性同时存在,并相互作用。

### 2.2 日本富士山文化的移植

在日本的历史中,日本自古盛行山岳信仰,山岳本身被当做神体来祭拜,同时山岳还是修验道,是修行者进行修行的地方。《日本灵异记》中记载道:日本修验道的开山祖师——著名的役行者被流放伊豆时,每天晚上都会登上富士山山顶刻苦修行。在当时,他们认为山岳能够帮助他们达到接近神明有着某种特殊神奇的力量。富士山作为日本皇权与神权结

合的象征,自古以来便是被膜拜的对象。历史上曾记录着富士山火山多次爆发,向天空喷发出黑色的浓烟,当地人便把它称为“御神火”,相信富士山拥有无穷的力量。日本武士将“御神火”刻画在自己的服饰、马鞍、刀具护手等配件上作为“力量”和“不死”的象征。从这些记载中可以看出,富士山在日本已经被神圣化,形成了独特的富士山文化。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看到西方资本主义先进的工业技术,提出“脱亚入欧”论,追求西方式的文明与进步。体育运动作为近代西方强健国民身体的一种文化符号,也是日本学习西方文化的一部分。根据自身的特点和本土文化结合,“登山运动”——这种既具挑战性、新奇性、冒险性也十分符合西方资本主义性格的身体运动文化被日本所接受。结合已有的富士山文化,形成了日本独特的登山文化,不仅带有明显的神学色彩,也具备近代登山所固有的强身健体的作用。1895年甲午中日战争,日本攫取台湾。为实现对台湾殖民统治,这种具有近代先进文化的身体运动与日本固有文化相结合的产物,便被日本引进台湾,以期实现日本富士山文化与台湾山脉文化的衔接,达到文化认同的目的,为其殖民统治服务。

## 3 台湾开展登山运动的条件

### 3.1 台湾的地理条件

台湾是全世界高山密度最高的岛屿之一。在全台不到3.6万km<sup>2</sup>的面积上,分布超过260座海拔3000m以上高峰,这些高山中蕴藏着丰富的自然资源,同时也为台湾登山运动的发展提供丰富的地理资源基础。

### 3.2 台湾的政治条件

中日甲午战争失败之后,清政府被迫签署《马关条约》将台湾割让给日本。自此,台湾成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在入侵初期,日本受到爱国人士和本地民族的激烈反抗,随着侵略者对台湾人民反抗活动的强烈镇压,台湾最终完全沦陷,并经过所谓的“五年理番事业”,台湾社会环境在高强度的镇压下,呈现出相对的安稳。这为日本殖民者开展登山活动创造了政治条件。

### 3.3 登山所需的技术条件

登山运动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其本身对社会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一方面日本自明治维新后才开始发展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落后,资本主义发展不

健全,被称为“早熟的帝国主义”。因此,在全台开展资源的全面调查并积极掠夺便成为一项快速积累本国资本的重要手段。但是台湾崎岖多山,再加之台湾经济落后交通不便,调查人员通常需要翻越众多山区才能到达目的地进行资源调查和掠夺。在这种背景下,日本殖民者把登山运动引入台湾,伴随着其殖民掠夺改写登山运动的内涵;另一方面,日台的气候差异让殖民者面临“风土适应”的问题,由于近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受西方高海拔利用论的影响,促使日本人开辟高山适应当地气候。殖民者在开辟高山过程中积累了大量高山资料,同时建设了相应的基础设施,例如道路、桥梁、山中房屋等,这些为以后广泛的开展登山运动打下了物质设施基础。

## 4 殖民背景下登山运动的功能分析

### 4.1 登山运动的休闲与同化的双重性

Geoffrey Caldwell 指出:“运动的最大意义,在于藉此建立人民对国家的认同……”要实现文化同化,要台湾民众真正认可殖民文化,传统教室里的书面教育是不够的。这种“非 A 即 B”的灌输不仅会引起强烈的抗拒心理,达不到理想效果;其次,这种授课形式覆盖的年龄段有限,文化渗透的范围不够全面。

登山运动是一项富含身体语言和身体活动的休闲运动,具有休闲功能。这项运动不仅为台湾人民带来身心放松的机会,暂时逃避殖民社会尖锐的民族冲突;还为日本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间创造一种“既 A 又 B”的相对开放和自由的环境。John Kelly 指出,休闲运动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非正式的社会建制,在这样的活动空间中,被殖民者虽被纪律所缚,但自由更多一些,虽然强调的是体验,但也有持久的影响,休闲本身即蕴含着无穷无尽的转变力量。与教育和强制性镇压活动相比,登山运动的休闲功能稀释了被殖民者直面改变的抗拒心理,创造体验美好生活的建制空间,成为推动和实现文化渗透的一种绝佳的中介要素。正是登山运动的休闲特性,使得被殖民者愿意在运动中去体验,去迎合,去接受外来文化,为殖民文化渗透和认同创造条件。

### 4.2 登山运动与宗教仪式相结合

日据时期开展的登山运动不仅具有休闲的功能,登山过程中穿插的一系列富有象征性的活动和仪式是这项运动充满日本精神,实现殖民文化渗透的关键。

有资料记载,进行登山活动的行程安排中,其过

程通常是安排参拜神社,或是参拜“英勇”纪念碑,并解说他们是讨伐“蕃人”的牺牲者;也有安排参观已经接受殖民政府施予文明的“蕃人”,以及参观殖民政府正在建设或已经完成建设的景点。由此可见,殖民者企图在以肢体活动为主的登山运动中安插这些象征性地点的参观,以呈现日本经营台湾进步的景象,让登山者对日方“理蕃”成效心生赞颂。到达山顶时,登山者在军官的带领下三呼“万岁”,“天皇陛下万岁”等口号,齐唱日本国歌《君之代》并辅以拍照等手段。有台北女登山者如此形容登顶心情:

“我们欢喜的含着泪,大家一同朝向东方三呼天皇、皇后、皇太后三陛下万岁,接着参拜新高神社,在祠堂前高唱登山歌,并向神佛献上舞蹈,十分喜悦。在一万三千尺的山顶上狂欢,实在是终身难忘的纪念。”

可见透过登山运动,这些仪式性的意涵企图将国家意识传递给被殖民者,造成拥护日本帝国的一种假象,促进殖民文化认同。

### 4.3 开展文化运动,强化治权

日本殖民者割占台湾后,对台湾同胞实施残酷的武力镇压和政治迫害的同时,还实行思想奴化和文化同化的政策。在语言文字上,殖民者禁止台湾同胞使用当地方言、中文,而一律使用日语、日文。各级学校停止开设汉语课程,一律使用日文教科书。所有报纸刊物必须以日文印刷,已出版的中文书籍等一律清除。当然在登山这项休闲体育运动也被殖民者强制贴上了日文的标签。台湾原著居民对高山资料多是口头传递,缺乏文献记载,难以得到承认。而且登山活动本身便伴随着对高山的地图绘制、勘测、测量、人口普查等。这些调查过后的资料都是通过日文来记载刊印的,实际上暗含着对台湾的“治理知识上的一种空间政治”。姚人多在《认识台湾:知识、权利与台湾在台之殖民治理性》一文中也给出了最佳的理由和注脚:“当我在土地调查局翻阅各种不同的地图和土地帐册时,发现这个岛上的每一个城镇,每一个村落,其确切位置都已被确切地掌握……因此只要有一支铅笔和这样的地图,我们便可以轻易地计算出台湾的地形和地势,就象我们在看自己的手心一样简单”。这充分的说明日本对台湾地理知识的熟悉程度。这些山川河流、村庄道路的名称都是以日语书写,并辅以文学的形式加以修饰,形成既成的文化统治。其中对新高山和次高山的命名,便是将富士山的概念延伸到台湾的一种意像,以求与富士山产生关联,实现日台三座高山在日本天皇统治下的假象。通



过语言文字的强制推行,对台湾地理资料的测绘与山岳的命名体现了日本对台湾的现实统治,进一步彰显了日本皇室的神威和隐含着的对权力的一种掌控。

## 5 台湾民众对登山运动的认可度

### 5.1 自上而下的殖民主控

登山运动本是一项近现代广泛开展的休闲体育运动,由于日本开展的活动目的与活动本身发生了变化,最开始受到当时众多有识之士的抵制。一方面,对于具有爱国情怀的高山原住民而言,开展登山运动是对他们领地的侵略,反殖民和保卫家园的情绪强烈,在登山运动开展初期,被殖民者组织武装队伍对登山殖民者进行袭击;另一方面,大部分的高山原住民与外界缺乏交流,社会风俗较为封闭,殖民者强制性的开展登山运动,宣扬自身的“高度文明”和讽刺台湾人民的“野蛮粗俗”引起台湾人民的反情绪。

总之,最开始的登山运动是完全自上而下的殖民操控,在殖民者镇压武装组织的同时对登山探险的民众施以物质奖励,刺激他们对未知地域的探索。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台湾民众被迫参与其中,登山运动在压迫中进行。

### 5.2 抒发民族情怀的方式,逐渐获得认同

体育运动由于其竞争性相对的公开公平性质,登山活动逐渐成为被殖民者对殖民者无声的对抗形式,在对抗中获得心理补偿。林玫君教授在《日治时期台湾女学生的登山活动——以攀登新高山为例》:“台湾人对于身体能力的自信,也表现在与日本人相互较劲的场景上……”。登山运动和其他体育运动一样,为竞争双方提供了一个休闲且公平的空间。日本人和台湾人在同一队伍中公平参与体育活动,对于身体素质良好的台湾人来说这是一个自由发挥和尝试的机会,一个可以和日本人较劲的平台。通过身体上的竞争与反抗,暂时逃避殖民社会民族冲突的尖锐矛盾,抒发自己不愿被殖民的现实,获得心理补偿。

这种心理获益使得台湾人主动参与到登山运动当中,通过身体与毅力上的较量,证明自身的优越性,挽回民族自尊心。登山运动逐渐获得认可。

## 6 登山运动是文化入侵的手段,帮助殖民者达到文化同化的目的

体育活动由于具备强身健体,增强体质的作用。群体的休闲体育活动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还能在参与

互动的过程中获得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满足社会需求和探索发展的机会。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中,它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是一种健康积极的生活方式,也是先进的文化符号和交流形式。因此,登山运动在台湾开展过程中,受到人们的喜欢,并积极的参与其中。但是它在殖民主义文化的背景下,其本身伴随着日本殖民者的文化渗透,登山运动便充当文化渗透的先锋。由于其本身具备休闲与健身的正向价值不易被参与的人们所察觉,在参与登山的过程中,在配合的一些日本特有文化宗教仪式,潜移默化的受到其文化价值的影响。因此,登山运动在日本殖民者作为殖民文化入侵的方式之一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竹越与三郎,在1934年第一次短暂访问台湾后,也曾骄傲地宣称:“日本完全可以用它在福尔摩沙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来证明自己已经跻身于世界殖民强权之林。”更为重要的是,在与西方殖民主义霸权比较之后,竹越与三郎还认为:“如果不把我们缺乏资本及缺乏强有力的大商人这些莫大的缺陷考虑进去的话,日本人在台湾的殖民统治完全可以堪称为卓越不凡……”。因此,台湾登山运动其已经超越了体育运动本身的内涵,为殖民者与被殖民搭起一座舞台,让两者在舞台之上都有发展空间,并且相互竞争性的表演以求让自己的演技盖过另一者。但是在殖民入侵的背景下,日本人从一开始便占据着主导地位,台湾民众只是这一舞台的配角。因此,台湾民众在有意或无意中参与登山运动并且乐在其中,与此同时便也受到日本殖民者文化的影响,在不经意间已经坠入日本殖民者文化同化的漩涡中,为侵略者实现文化同化。

## 7 结论

### 7.1 殖民地体育属性

殖民者希望通过体育运动实现文化入侵,通过登山运动达到驯化殖民地人民,创造臣民的意境。对于被殖民者而言,体育是一个机会,是一个完全可以殖民者竞争的平台。在此,被殖民者对体育运动的心理实现转变,并乐于参与其中。此时的体育已经超越了其原本的作用与内涵:增强体质,增进健康。成为殖民者与被殖民者实现殖民统治与反抗殖民统治斗争的平台。这两者在参与体育运动的过程中,虽然都包含着不同的目的,但是最终都走上了一条道路,共同

推动“登山运动”在殖民地的发展。

## 7.2 殖民者以休闲体育为切入点,结合体育与宗教仪式,实现文化同化

在日本对台湾的殖民入侵的过程中,外在通过先进的武器装备对台湾人民的残酷镇压,内在通过一系列的伪善运动实现对台民众的同化,登山运动便是殖民者实现同化的一个重要的手段。登山运动具有休闲与宗教的双重功效。同其他在殖民地开展的体育活动一样,它们在武力镇压造成大量反抗情绪的社会背景中,利用休闲特点为充满矛盾的双方提供缓冲环境,提供一个不严格的、虚拟的社会建制。殖民者与被殖民者在这个环境下扮演公平竞争的社会角色,被殖民者通过身体动员,与殖民者较劲,获得心理补偿,暂时逃避家乡已被征服殖民的事实。而登山运动过程中的口号、唱歌和宗教仪式让被殖民者在这个团体活动中与殖民文化进行接触、逐渐渗透和同化。有研究表明,体育运动中的自我投入本身就是个人意义与社会意义的相互作用过程,休闲与宗教的双重性质让被殖民者既有公平竞争,获得成就的时刻,也有纪律严明,目标明确的活动。在体育活动中,被殖民者潜移默化地接触殖民文化,被殖民文化所渗透和同化。所以,体育运动的实质是一种亲切的文化入侵形式,披着健身互动的正面特点逐步实现文化侵略。

## 7.3 殖民地体育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社会现象,而是包含着复杂的社会政治关系

在殖民与反殖民的对抗过程中,体育以其独特的文化现象,成为双方对抗的平台。所以解读日据时期台湾登山运动的发展脉络,就不难理解今天的印度人为何在观看板球比赛时总热血沸腾,新中国成立后对待竞技体育发展热情,这一点,实质上也是当前大多

第三世界国家始终对体育(特别是竞技体育)总持有一份特殊感情的一个重要原因。

## 参考文献

- [1]林政君.台湾登山史研究[M].台北:博扬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4.
- [2]李艾丽.日据时期日本对台湾的殖民统治[J].学术论坛,2004(2):146-147.
- [3]何元春.从“探险”到“休闲”——对日据时期台湾登山活动开展的价值认知研究[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10(5):52-55
- [4]柴田廉.台湾同化策论[M].台北:晃文馆,1923.
- [5]蒯子馨.成为“日本人”:殖民地台湾与认同政治[M].台北:一方出版有限公司,2006.
- [6]夏黎明.清代台湾地图演变史——兼论一个绘图典范的转移历程[M].台北:知书房,1996.
- [7]吕正惠.殖民地的伤痕:台湾文学问题[M].台北:人间出版社,2002.
- [8]陈其澎.日治时期殖民现代性的研究[C].台北:文化研究会2003年年会,2003.
- [9]森丑之助.生番行脚:森丑之助的台湾探险[M].杨南郡,译.台北:远流,2000.
- [10]蒋淑英.台湾府志[J].台湾历史文献周刊,1993,19(3):731-733.
- [11]杨坤.日本在台湾的殖民统治[EB].(2005-08-29)[2015-02-01].中国网,http://gb.cri.cn/3821/2005/08/29/245@677477.htm.
- [12]约翰·凯丽.走向自由——休闲社会学新论[M].云南: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

[责任编辑 魏 宁]